

人生

第五卷 第四期



釋迦牟尼降誕像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從佛家思想看人類新文化運動

張廷榮

自從東方和西方的關係取得密切聯繫以後，佛家思想已經從東方的狂熱，介紹到了西方，而引起西方人士的驚奇。這就是佛家思想，已經傳到整個世界的全人類，不過東方和西方所影響的程度不同而已。

今後呢？佛家思想不但會在東方狂熱，同時要在西方和整個全人類狂熱了。爲甚麼呢？有下列三種原因：

一、文化人生要普遍進升了。在西方，一貫是科學發達，而科學發達的結果，自然是物質的享受多，這種物質的享受，是達到了起碼的生存條件，但不是人生的究竟條件，因爲人生除了需要科學化的物質外，還有人與人相處的愉快，這種人與人間相處的愉快，就是人道主義幸福主義，這種幸福和人生，是不以物質滿足爲已足的，雖然他包括了物質上的需要。

從科學，人道再進升，還有最高高的境界，這就是理性和智慧的人生了，理性與智慧，是人類文化的崇高部份，也是人生最宏博，可以悠游的所在。

那麼，我們再檢討今天西方的文化，他們因科學的物質享受，已到了飽和點，在科學的原子能之下，他們已發現人生不止以物質享受爲足，於是他們的文化人生，就從物質裡進升到多種幸福的尋求，再進而求到理性的崇高價值，因此，西方許多人士，已感到佛法，有崇高的理性，有安樂

的幸福，同時亦不放棄人生必需的物質享受，這一種理性，人道，科學三者兼備的佛家思想，西方人已在開始追逐了。

同時，東方正因爲中國儒家的入道思想和佛家的理性大智慧充滿着，因而東方人的文化人生是比較西方爲高的，自然忽視科學的物質生活，是其短處和毛病，但這種短處毛病，是整個文化的缺點，等於人害了癩脚病一樣，但這決不是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因而引起的短處和毛病。東方人不明白這一點，多一味醉心於西方的物質文明，而竟放棄自己原有的家祖的寶貝——這高級的文化人生，以致打倒孔家店，和佛家思想的消極不進步一隊反對聲，群起而起，東方人的家寶，東方人自己丟棄，接受一點點科學思想，則浮而無根，這就使二次大戰後，中國大陸首先受到共匪暴殘的圍攻，而俄帝共匪不但是殘害中國大陸，而且是世界性的，因此，西方除求其科學上的力量外，更積極的求高級的文化力量——東方的佛家孔子思想。東方人自己在飽受殘害圍攻，再看見西方也在狂熱地要求東方文化之後，這時東方人又才發現原來丟棄的自己高級文化，現在非重新恢復不可，因此，佛家與孔子，又再受東方人自己的珍貴。

以上就是人類文化人生要普遍進升的實際情形。

二、狹義和不平等的宗教哲學思想，已考驗到了尾聲。

在以前，東方和西方，除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以外，自然還有其他宗教和哲學思想，如耶教思想，回教思想，古希臘思想等是，他們也各有其狂熱地區和時間，再除這幾類思想以外，還有很多派的思想，但這些思想，都已經過時間空間的考驗，他們經過幾種宏博而崇高的思想（如佛家思想等是）沖激和融會，已把他們其中可取之部份，等於滴水入了海水，他自己已經站立不住，自然漸爲人類所遺忘，換句話說，他們爲人類考驗，已到了尾聲。因爲佛家思想，是我，佛，衆生，一律平等，且人人皆可成佛，既不狹義，又無高低，他確是人類文化最宏博平等的一股大流。

三、人類都在痛惡暴殘，都趨向同體大悲和大自在。

人類今天最討厭的心情，是暴與殘，二次大戰，希特勒的暴力殘殺，而其失敗的教訓，不啻是徹骨，接着而來的新暴殘政治，更從馬克思列寧史大林毒辣的製成一套思想，來作有計劃的暴力殘殺和圍攻，這種反人性反理性的暴殘思想，恰巧與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站在相反的地位。正因與佛家儒家思想敵對，所以反對這世界性的暴殘思想，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更顯出其積極的責任。

因爲佛家思想，是一種對人類負責的同體大悲，他不但開至誠於一切人類，且開至誠給一切衆生，這種悲憫的大慈，和至誠相與的互助與度人，該是多麼偉大！

同時佛家思想的理性境界，是教人澈底解脫，得大自由和大自在。正因爲悲憫大慈，正因爲得大自由自在，所以他是絕對反對暴力殘殺的。

我們現在總結，在人類都在重視高級文化人生的今天，在狹義和不平等的宗教哲學思想已考驗到了尾聲的今天，在人類一致討厭暴殘圍攻，而爭相尋求同體大悲和大自在的今天，我們從而紀念佛誕，這種意義該多麼重大！我們能够做一個佛教徒，爲此崇高，平等，宏博的文化而努力，又該是多麼神聖。

茲承

一、本社社董孫清揚居士，捐助貳百元，周王齊運居士，阮隆齋居士，各捐壹百元，張少齊居士，侯本智居士，吳本真居士，殷金秀芳居士，周本澤居士，應金本慧居士，黃玉圓通居士，普導寺護法會各捐五拾元。

二、讀者劉惟實居士，李本慈居士各捐壹百元 特此

鳴謝

關於中國佛教會的基金問題

中 觀

中國佛教會（以下簡稱中佛會）是領導復興佛教的最高機構。此一負有重大責任的中佛會，是適應時代和環境的需要而產生，是由團結全國佛徒而組成。在大陸未陷共匪之前，中佛會在護教護產方面的工作，也曾有過一些表現和作為，但是由於佛徒對教會的認識不夠，致有材財的缺乏，失去輝煌偉大的結果。大陸陷匪後，中佛會隨同政府遷到臺灣。我們的政府，痛念大陸的失陷，在這一個反抗佛徒復興的基礎上，痛下與利除弊的決心，整軍肅政，革陳樹新，數年來不斷的努力，于是一天在進步。今天我們的臺灣，已經堅強而繁榮起來，這證明自由中國政府的新生和壯大，快將反攻大陸，重建中華。可是我們的中佛會，數年來都在睡眠狀態中，這大概是由于人事不足所致吧？

月前接讀臺灣的人生月刊，有中佛會在自由中國臨時首都——臺北市——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消息，這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佳音！聽說這次召開的大會，是爲了加強人事，推進會務，及商討大陸重光與救大計，和改選理事。新選的理事會，這些名單中，有不少是抱負非凡的愛教青年份子，這些新血的加入，是佛教新生的象徵，使人頓起無限的希望！我想：沉寂已久的中佛會，在此次新任的理事會領導下，當有一番積極的表現和作為，不致再像過去那樣的消沉吧！

最近又讀到中佛會新出版的第一期「會訊」，刊物雖小，氣象皆新。從這裡面獲知中佛會確已進入新的途徑；諸凡會務的推行，組織的加強，人材的難致，都在計劃進行中。不過中佛會的基金太薄弱了！譬如這次出版的會訊，僅僅乎小小一張四頁的紙頭，以中佛會的身份，豈不令人感到太儉（代簡字）乎？然這還不是經濟的問題？又據會訊載：上屆的中佛會，移交僅有臺幣四百餘元，偌大的中

佛會，僅如許的財力，難怪過去的中佛會，做不出什麼事情來。故當新中佛會的工作開始，對於基金，首要求得解決的辦法，不然，使因財力的匱乏而致會務停滯，其影響佛教的前途，實難想像其大！願我們僧俗佛徒，宜切注意中佛會籌措基金的方法，以備共同協助解決。筆者對中佛會的基金問題，在此提一建議，以共中佛會當局諸公之參考。

嘗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佛徒有責。今天佛教的危機，是我們佛徒所共視；我們深受佛陀的教誨，對佛的教法，無論僧俗，都有護持的義務。而救教的責任之重大，工作之艱難，決非任何一人所能做到的，唯有全體佛徒，共同起來負擔，才能克盡其成。中佛會是全體佛徒委託代表所組成，統籌與救大計及執行興教之政策，所需的經費及事業費，當然要全國佛徒共同來負擔了。本此理由，所以筆者建議中佛會，來一次普勸募基金運動，名曰「興教捐」。務使自由中國的佛徒和海外佛徒人人都能貢獻一分財力，以收聚沙成塔之功。譬如臺灣有佛徒二百多萬（據會訊所載，還不止此數），使每一佛徒捐獻臺幣五元（約值港幣貳元），想此一少數的捐助，任何一人，都不致無力貢獻而致生活受到威脅；且此等勸募，能發覺佛徒護教的認識，對團結也有增進的潛能。而捐助的結果，以二百萬佛徒來計算，即可有臺幣壹千萬元之鉅。不過臺灣佛教的分支會，也是沒有基金的，應在此籌捐款中，提出百分之二十，以充各支會的基金，提出百分之二十，以充省分會的基金，爲復興臺灣佛教之用，所餘百分之六十，爲中佛會的基金。同時，此種興教捐的勸募，不似中、分、支會的會員爲對象，因爲中佛會對會員登記工作，尚未普遍地做到，要以全體的家僧徒、在家佛徒、及其信佛徒（未受三皈者）爲目標。此處順便一提佛徒登記問題，這是一件重要的事，中佛會應要督促臺省分支會推行登記工作，務使每一佛徒都能加入當地佛教會爲會員，因爲佛教會有了廣多的會員才有壯大的力量，所以爭取佛徒入會是首要努力辦到的急務！

其次向海外佛徒勸募，如非烈賓、南洋、香港、澳門等地，佛徒亦復不少。就拿香港來說：香港有二百多萬人口，佛徒有多少？雖無確切的統計，但以筆者的見聞來估計，至少也有十萬佛徒，如果每一佛徒捐獻港幣二元來計算，即有港幣廿萬元。此等二元捐助，以筆者的思量，每一個僧俗佛徒都可以負擔得起；加上南洋等地的佛徒，其捐助的結果，數字也可觀了。但海外佛徒的捐款，全部爲中佛會作基金，因爲來日大陸重光，重建大陸殘破的佛教，需要更多的財力支持，而大陸佛徒遭受經濟破產，一時無力支持教會經費的，爲整個大陸佛教的經費，亦以廣邀全國僧俗佛徒捐助來支持，單憑少數的會員會費是要落空的。至于推行興教捐的方法和步驟，略陳四點如下：

一、由中佛會發表自由中國全國佛徒及海外佛徒普勸募基金運動的文告；號召佛徒本護法護教的責任，起而相應，並向知識佛徒呼籲，協助宣傳和進行，以促其成功。

二、由中佛會行文要求省分會支持此種勸募運動，並派員督促省分會積極推進；再由省分會行文所屬支會分派委員駐各支會指導和協助，由支會派員分區進行和宣傳，選集鄉鎮忠實佛徒，託其協助向當地佛徒勸募，使每一佛徒都有捐助的機會，獲得護教的榮譽。凡是參加勸募工作的人員，均由教會發給文憑，以資證明而防假冒。期以三個月的時間完成勸募的任務。勸募的結果，由支會向所屬佛徒

（下轉第十五頁下）

我對整個佛法的看法

菩提

我們不談佛法則已，要談，那就不能不依據——經律論——三藏的聖教。律藏是佛約束弟子們的一種規則，好像學校的校規，軍隊的軍紀，和國家的憲法一樣，以便大家共同遵守，行動可以一致。至於論藏，不問他是佛在世的時候作的，或佛滅後造的，大乘論，小乘論，菩薩造，聲聞造，通論或釋論，乃至後來一切的著作，不是釋經，便是釋律，或是釋論，所以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說一句：就是依據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修多羅——契經啊。

釋迦牟尼佛示生到這一個世界上來，「八相成道」，「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八十歲涅槃，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這是依一般人向來這種說法），可見佛說的經當然是很多！然而那一部經是在前，那一部經是在後呢？據天台家別五時的判法：一華嚴時，二阿含時，三方等時，四般若時，五法華涅槃時。這可見華嚴在前，而法華涅槃是在後。如果約通五時來判：華嚴可以通後，而涅槃也可以通前，就是說他四十九年說的完全都是般若，亦何嘗不可？有些唯識家認為先說阿含的「有」，次說般若的「空」，都不是中道。如果要談到中道的話，那就要算我們唯識的道理，「非有非空」才是中道。但是般若家又反過來說：阿含說的「心境俱有」，固然是不對；而唯識所說的「境空心有」，也非徹底；如果真要談到徹底的話，那就要算般若才是「心境俱空」的究竟。這樣一來，那一個是中道，那一個非中道？那一個是徹底，那一個非徹底？那一個是究竟，那一個非究竟？像我們這些自己沒有辦法眼的人，那只好隨着天下老和尚底舌根而為轉移啊！

這是就佛經的前後以及中道非中道，究竟非究竟等問題而說的。還有真偽的爭辯：「法華已亡」，「楞嚴偽造」，「起信邪說」。不但如此，連華嚴涅槃都說是偽經，公開的在那裡宣傳！自稱為高僧大德，倘且有這種說法；何況不信佛的人，他們說佛經都是偽造，你又有甚麼力氣，去和他們打筆頭官司呢？雖說「三法印」：一諸行無常，二諸法無我，三涅槃寂靜。或稱「四法印」，加上：四有漏皆苦。或「一實相印」，「真如、佛性、法性、法界、實相、一真法界，如來藏，圓成實性，圓覺，常住真心，涅槃」。這許多金剛王寶座，現在已有人把它當做「神我，梵我，大有性」一概而論，根本發生搖動了！佛法不妄，吾不之信！佛經上又說有四依：一依法不依人，二依義不依文，三依智不依識，四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在這末法的時代，都一概置之不問了，嗚呼哀哉！所以我對於佛法整個的看法：若不承認這些經是佛說的，那當然無話可說！若是承認的話，那就是：「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佛陀明明告訴我們：「我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實在沒有說到一個字」。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誹佛，不能解我所說義」。又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這明明是指示我們：「勝義諦中，無法可說」。而眾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所以約世諦門中，方便言說。說大說小，說空說有，說顯說密，說漸說頓，無非是各應其利鈍根性，方便說法。我們要因指而見月，見月而忘指，何必執指以為月呢？所以研究佛學者，要以釋迦牟尼佛的見解為我們的依歸。下面就是我的看法。

一切佛經，卷帙或有多少不同，如大般若經就有六百卷之多，華嚴經有八十一卷，涅槃經有四十卷，而遺教經則只有幾頁。我們要知道：佛經上的文字有多或少，那不過是詳說和略說的差別，而內容容不出三個大字——境行果。境、就是所見到的境界，那是屬於知，屬於明，屬於解。行、就是明白境界之後，如何是應行，如何是不應行？如果是應行的話，那就應當努力去行，是屬於修，屬於為，屬於做。果、就是行了之後所得的結果——目的地。這話我可以舉出幾部經論來做代表：

楞嚴經：前三卷半——破妄顯真是屬於境，中間三卷二十五圓通是屬於行，後面一卷六十聖位是屬於果，其餘都是附帶說的。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心意識品，三自性品是屬於境，最後的如來成所作事品是屬於果，而中間所說的都屬於行。

攝大乘論：所知依，所知相是屬於境，最後兩品：彼果斷，彼果智是屬於果，而中間六品是屬於行。

成唯識論：雖有十卷，然所依據的，是世親菩薩所造的三十唯識頌：前二十五頌是談三能變的唯識境，中間四頌是談資糧，加行，通達，修習的行門，最後一頌是談究竟位的佛果。

其實，不但如此，就是大般若經，華嚴經，涅槃經，以及其他的一切經，又那裡可以離開這「境行果」三法呢？不過有的經詳於境而略於行果，有的詳於行略於境果，有的詳於果而略於境行；因詳略的不同，所以隱顯各異。像我們這些鈍根的人，恐怕就沒有法眼能够分別啊！

我們就拿兩部經來做代表：一是彌陀經，一是地藏經；彌陀經是詳說西方的樂「境」，假定要想得到這種樂境的話，那就要勤修淨「行」，功行如果成就了，最後就達到了你希望底目的，這就叫做得「果」。

地藏經是詳說地獄中的苦「境」，若欲了知這些苦境從甚麼地方來？那當然不出乎各人所造的惡「行」，惡行多了，就會墮落去受苦「果」。可見

這兩部經的內容雖各不同，而不離「境界果」三字。則一。由此可以類推一切經論詳略或有不同，而所說的無非是「境界果」，萬法不離其宗，詳略無關宏旨。

我們可以把它總括起來，有的經是談佛的境行果，有的經是談菩薩的境行果……有的經是談阿羅漢的境行果……有的經是談地獄的境行果……還有許多經是混合不分而說的，如其不信，只要打開楞嚴經第六卷半以後看去，你一定會發覺：從三漸次而談到妙覺……從地獄而談到天堂……從魔王、外道、一直談到二乘；甚麼境，甚麼行，而得的是甚麼果？清清楚楚是一本「十法界」的圖解。所以我對於三藏的文獻，是這樣一種分類：

華嚴經，法華經，圓覺經，維摩經，楞嚴經，涅槃經，如來藏經……這些經裡面的名字雖然有些不同，如法界，實相，圓覺，真如，佛性，如來藏等……但名字不管它幾千幾萬，若把它總括起來，就可叫它一個「真心」。這些經不能說它是偽造，也不能說它是後期的佛教，更不能說它是迎合外道的思想，真正實是釋迦本師親口所說的，假定有人要加上它一頂甚麼帽子？說它一個「非」字，那末，這人就是破壞佛法無礙了！因為有許多眾生是受了這「真心不變」的感化，不致墮落「斷」見，而直下可以承當，自己也有成佛的可能。佛陀這種說法，對於眾生是有莫大的利益，誰敢加以非議？

摩訶般若，小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讚般若，道行般若，勝天王般若，護國仁王般若，金光明般若，文殊問般若，實相般若，金剛般若，般若心經……這許多般若都可歸納到玄奘法師譯的六百卷大般若經中，而般若的名稱，不問它有多少，只用八個字——「緣生性空，性空緣生」，就攝盡無餘了！這種學說，對於近世科學時代是最遲鈍，明顯一點說：就是最合科學的。因為不帶絲毫的神秘性，所謂：現實，現事就是這樣，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實驗，一切法如果用化學把它分化起來，的確是「性空」的。理論高，事實近，唯有利根的人才可以完全接受。不過危險性是很小！因為一切皆「空」。所以近世科學越發達，而世界越趨亂，一般悲天憫地的人想要救人救世，只知道擾亂不堪的果，而不

知道這種果是從甚麼地方來？是從「空」底斷滅見中發無因果來的。因為「緣生故性空，而性空故緣生」，只可以成立一世的因果，而不能成立三世因果。——前生善惡的因，而感今生善惡的果；今生善惡的因，又感來生善惡的果。若說三世因果，都由「緣生性空，性空緣生」來成立，則這話不通！不合科學的理論和實驗！這樣，連阿含根本的佛教！不行緣識，識緣名色，……取緣有，有緣生……也做它的主人翁，又沒有「阿賴耶識」來做它的媒介，而「業果」無論你說得怎樣天花亂墜，結果是一個「空」。所以我說「般若」的道理，在佛教的教理上，可算是第一，而在「用途」上，就要看它得法不得法？用得法，可以掃蕩一切「我執法執」，一直成佛。用得不得法，可以撥無一切「善惡因果」——一直墮到「十八重地獄」以下，因為一切皆空，那裡還有甚麼「因果報應」呢？所以希望弘揚「般若真如」的大德，不要常常來貶斥「真如和唯識」的教理，應免自誤誤人之誤，要建立「真如不空」的妙用才對。

解深密經，密嚴經，楞伽經，這些經的中心點，就是要建立唯識的道理。識，雖然有八個，而一般人對七八二識，最難明了。依我底見解，唯識的學說，較之「真如與般若」，要得乎中庸一點！因為「真如」既是恆常，也就沒有「染淨」「聚凡」之分！而「般若」既是真空，更無「十法界」體相可得。唯識是以「依他起」為中心，而依他起又有兩種：染分依他，屬偏計所執，故名之曰迷，又名之曰凡。而淨分依他，屬圓成實，故稱之曰悟，又稱之曰聖。既有染淨之分，當有迷悟之別，果能依學而修，轉染成淨，轉迷成悟，則轉凡成聖，必定有分；而佛陀現身說法，其目的欲令一切眾生悉皆成佛，意在於此。

長阿含，中阿含，雜阿含，增一阿含，向稱之為四阿含。一般人名之曰小乘佛教，而日人稱之為原始佛教。內容的重心，就是四諦法。苦集二諦，是迷界的因果，名之曰有漏。滅道二諦，是悟界的因果，稱之曰無漏。蓋苦是世間的果，倘追尋此苦

果從何而來？必自知是吾人各自所起之惑，所造之業，故名之曰集。如欲滅此苦果，必須滅其集因，其方法無二，只有勤修正道！此「苦集滅道」四諦，最當現世人撥無因果之機，故佛陀最初轉四諦法輪者，大有意義在焉。余聞藏常見佛陀對一般人說法：「諸論，戒論，生天之論」。「其心柔軟，如浣垢衣，堪受染器，故說四諦，不起於座，即得須陀洹果……阿羅漢果」。觀乎此，則阿含大教，實建立「業果不亡」之基石也。

綜上所說：吾人弘法，當依佛陀為模範：初則以業果示人，次則明三世流轉，再次則高豎一心，最後掃蕩一切情執。此為說法之次第，余常引一譬喻以明之：「業果如基石，唯識如屋架，真如如屋頂，般若如屋空」。吾人建屋目的在容身，然容身又非中空不可。明乎此義，「則般若若目的，其餘皆方法耳」。自愧才淺，誠恐引譬不倫，見笑大方！

其次，一切佛法，不出四門：先嚴身口，故有「律」宗；次淨內心，故須「禪」學；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心佛不二，事理圓融，故修「淨」土；三密加持，即身成佛，故修「密」印。以是義故，「律禪淨密」，實為入寶所之四大門。而華嚴之法界觀，天臺之三止觀，唯識之五重觀，般若之真空觀，統為「禪」觀門所攝，故不另立。

寫於彌勒內院之法華閣房——

菩提樹第五期佛誕特刊			
偉大的佛陀	星雲	釋尊降世的感想	李炳南
紀念佛誕應有的認識	方倫	談佛教的特點與紀念佛誕	念生
「涅槃是死的別名」？	妙峯	如何紀念佛誕誕辰	心悟
紀念我的佛陀	木如	研究佛法應具備的一個基本觀念	衡衡

般若心經思想史

(續一)

東初

五、般若心經的組織

一切經典記載的方式，多半分頌與長行的兩種。頌文或五言或七言，如韻文詩體，長行如散文體。在經典中或單以頌記載，或單書長行，通例頌與長行二部分。『心經』的「即說咒曰揭諦……」以下為頌，其以前為長行。至於頌與長行的關係，或先頌後長行，或先長行後頌，『心經』即是此例。也有形式不定的，頌與長行的關係，多係長行解釋，所以說為長行釋，或頌為重說長行意義，故名曰重說偈。於是頌與長行不必同時成立。就兩者比較上可看出暗示發達的，最後式經典成立的狀況。所以經典自身要從發達史的觀察為極有趣味的研究，『心經』的長行與頌的關係，謹如上說。

佛教的經典，通常組織的大綱，多以序，正，流通三分，統觀全經的要義。序分，就通常的序言，或序論。正宗分，即本論或本文。即敘述全經正分的宗義部分。流通分，即信受奉行正宗分，而宣傳流通的部分，即是結論。三分為一切經典所共同所依的方法。但經典中並非每一部經典都具足三分，或欠序分，或欠流通分，或兩者都缺者。要依三分比較觀察全經要義，可發見全經發達前後成立的關係，並不限於同時成立。所以這是於經典史研究應注意的一點。『心經』的正宗分，若認為從『大品般若』擇錄而來，這『心經』的序分與流通無礙的，必為後來所附加，這是三分比較研究的結果。

佛教的經典，依秩序的組織，在古典及其他亦有不少的類似處。加之三分組織中正宗分組織內容，前面已說過。大部分經典，就組織的分析，最為初學者所困難的。但如『心經』最簡單，是最整齊而完備的經典，且容易明瞭其組織的機軸。一切經典組織所具的種種條件，『心經』也都已具足，於此『心經』不失為代表聖典的意義。

般若心經在組織方面，於分科組織雖與古來註釋家有種種的不同，今參照保坂玉泉君引用弘法大師『心經秘鍵』的五分，即第一人法總通分，第二分別諸乘分，第三人得益分，第四總歸持明分，第五秘密真言分，繁簡得宜，這是分科的最正確的基礎。茲引用保坂君所製的表解：

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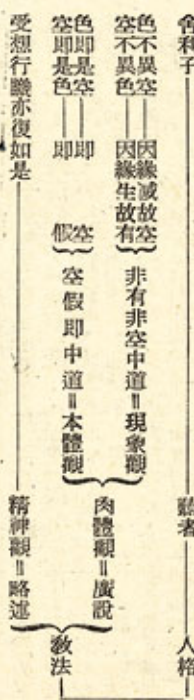
第一段 序論(序分)——人法總通分



第二段 本論(正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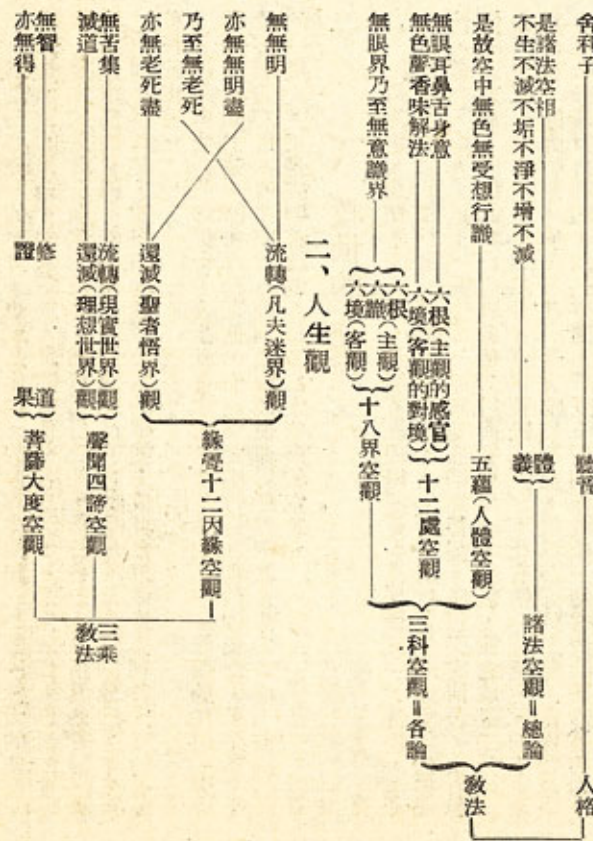
第一項 哲學的理論門——分別諸乘分

甲、人間觀——正報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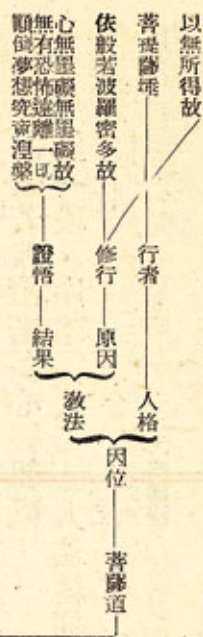
乙、宇宙觀——依報論

一、世界觀



第二項 宗教的實踐門——行人得益分

甲、修養法



乙、理想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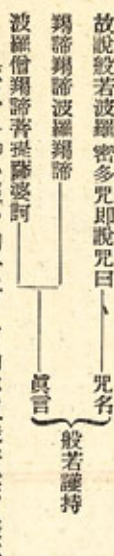


第三段 結論（流通分）

第一項 禮讚般若——總歸持明分



第二項 般若護持——秘藏真言分



依以上「心經」的分科，可知其組織井然有條不亂及佛教學的組織，當為經典中最合乎理想的組織法；把佛教所有的問題都該羅於二百六十字「心經」內，我們越發覺得「心經」為一切經典的代表，「大般若經」的心髓結晶的信念更加堅強。但「心經」前章業已說過，屬於實相論系，所以實相觀即通於價值觀的全篇。至於生成緣起的論述，僅限於四諦十二因緣少部份，這是該為注意的一點。

以上係佛教學及「心經」的組織概觀。其關於「心經」內容的教義，當於次章說明。

六、般若心經的使命——序分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這是「心經」的序分，也就是序論。於此首先揭起「心經」偉大的使命，亦就是佛教的使命。佛教對於人世間的使命有二種：一是完成個人自己的使命；一是完成於社會公眾的使命。前者為自利的，發揮自己本來所具的性能，解除惡性煩惱的束縛，修養德性，達到安心立命的境地。後者為利他的，不為自己的利益為利益，而在服務社會公眾的事業；使社會群眾獲得利益，實行普遍救世的正道。

這兩種使命能够併行，人生社會才有進步的希望，不可能偏於任何一方。佛教根本的主義，即在自利利他，而能切實奉行自利利他的使命，就是菩薩，故菩薩的人格，即在完成自利利他兩項使命所獲得理想人格的尊稱！前揭心經的一段文，正是表明菩薩的人格及二大使命的意義。

一、救世的人格

所謂菩薩，是梵語的略稱。具稱菩提薩埵 (Bodhisattva)，菩提，主觀的譯為覺，客觀的譯為道。薩埵譯為有情，人，士。所以菩提薩埵應譯為覺有情，道者，道人，道士，開士等。原語梵名稱為菩薩。所謂覺有情者，指有覺悟的人意思，即指能實行自利利他二行而有理想的人格者，能完成這二行的使命。所以「覺有情」分為二分，上求菩提（覺）下化有情（薩埵）。向上求道為自利，開覺智慧。向下教化一切有情為利他，這為菩薩的解釋。在佛教弟子中，祇願修行自利的，就是聲聞，緣覺；而利他教化一切有情的始為菩薩，菩薩獨特的使命。而能圓滿自利利他二種行門的，就是佛。所以佛的因位，就菩薩的果位，即是佛。畢竟菩薩與佛有前後因果的關係。

佛教中分大小二乘，小乘佛教是自利的佛教，大乘佛教是利他的佛教。所以小乘經典的「阿含經」等，單為聲聞乘說，而沒有談及菩薩。然大乘經典，若「般若經」，「華嚴經」，「法華經」，「涅槃經」，「淨土三經」等，到處都有大智文殊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悲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當來下生彌勒菩薩諸大菩薩。其行願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議的，這許多諸大菩薩的立名，都在彰顯其德性及其偉大的人格。文殊菩薩的特徵，就是大智。普賢菩薩的特徵，就是大行。而具足偉大慈悲的德性，而實行救世本願的，就是「心經」說法主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能以大慈大悲的精神，完成救世的使命，唯有具足大悲德性的觀世音菩薩，能隨順應化救世的，也唯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梵名，阿縛盧枳帝濕伐羅 (Avalokitesvara)，舊譯家泰斗，如姚秦時代龜茲國鳩摩羅什，於「法華經」普門品，譯為「觀世音」。新譯家的鳩摩羅什譯玄奘法師，於「心經」獨譯為「觀自在」。原語從二語所成，前半 (Avalokita) 「觀」的義，後半 (itesvara) 譯家的異義，鳩摩羅什 (Sutra) 依音的義，合前半譯為「觀世音」。玄奘 (Tavata) 即取自在，為主宰義，合前半譯為「觀自在」。

原語或譯語的異義的分別，所表現大悲救世的菩薩都以譯語為適當，特別是「觀音經」，顯揚觀世音菩薩的法號。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此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觀世音，略稱「觀音」，亦即暗示所譯意義適合菩薩的悲願。聞其音聲，還不過祇限於視覺或聽覺的感受，凡於外界世間色聲境的見聞，觸動於意識觀念時即發生慈悲心。所以說為聞音，或「觀音」。又華嚴經疏記第十九說：「若偏於語業，則名觀世音，以業用多故，若就身業說，則名光世音，以身光照及故，若具三輪攝物無碍，則名觀自在」。

無論那一種譯語，僅能表示一方面的意義，特別「觀自在」，所表顯的方面，這包括「身口意」的三輪（三輪者，佛菩薩的身口意妙用喻如車輪）全體及攝取救濟眾生無碍自在。所表示救世菩薩最為適當。因為人間的要求，一切眾生的苦惱的呼聲，人類的希望，即在追求理想等一切音聲，應其呼聲，順其要求的希望，隨即發大慈悲，口說法教化，以身實行救濟的行願，都能自由自在。所以唯有「觀世音」，或「觀自在菩薩」的德性，才能於一切眾生完成拔苦與樂的使命，故有救世菩薩，救世的淨聖，施無畏者，大悲聖者等等的尊稱。同時，菩薩為完成普遍救濟的任務，故有六觀音，七觀音，三十三觀音等種類。為貫徹菩薩大悲隨應應化的悲願，於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的六道，現種種身，故有聖觀音，千手觀音，馬頭觀音，十一面觀世音如意輪觀世音，不空觀世音等，一切名稱都為相應大悲救世的本願。觀世音菩薩的願行，最普遍的，乃在「法華經」觀世音普門品，於此聖觀音，為救濟眾生現三十二應身。即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乃至將軍，小王，長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婦女，童男，童女等得度者，即現其身而為說法，這些皆為觀音的應化身。三十二觀音，印度有三十二處觀音靈場。或三十三間佛堂，或塑三丈三尺的觀音像，身長表現的數字，都是基於三十二應化身。

觀世音菩薩，在觀想上有人性的及神性的表現，當然吾人贊成前者，以吾人若體現到大慈悲，隨即自覺為觀世音菩薩。故凡有大悲救世的精神，都可尊稱為觀世音菩薩，比如觀音顯現的靈場，並不限於印度南海普陀落山等，大智禪師偈說：「箇箇面前觀自在，人人一座普陀山」。若以地理上考究，八十華嚴經第六十八說：以南天竺南海岸摩竭耶山中普陀落山，為古來觀音出現根本的靈場。後來中國，日本，都有觀世音，中國似南海浙江省舟山島為普陀落山日本以日光山及西國三十三番，似為觀音示現的靈地。元來補陀落（Rota, Jaba）的梵語，有光明的意義，所以日光的譯語，偶與譯義適合，於是亦成為「觀音顯現的靈場」。

古來許多菩薩中，最為世間僧俗一致信仰的，以觀世音菩薩為第一位。但

以釋迦佛為本尊的一般佛教的，如「法華」，「華嚴」，「解深密經」，「般若」，「金光明」等經典，或以阿陀佛為中心的淨土教的「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或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真言密教的「大日經」，這些經典都一致禮讚觀音。各宗派都共同信仰觀音。特別是淨土教與密教，認為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同為西方阿彌陀如來的脇侍。或為彌陀佛的因位菩薩，或為彌陀如來的長子，或為其弟子，或為協助阿彌陀佛救濟一切眾生，特別淨土宗說：觀世音菩薩為彌陀如來的御使，現身於此娑婆世界，引導一切眾生往生西方極樂的淨土。密教家所祈禱觀音，如觀音普門品，現世得利益。淨土家與密教家解釋雖不同，但都認為觀世音有神秘性的，或神格的，於是把觀音力當為他力的。反之一般佛教，特別是禪家，認為是人性的人格化，以自力的體現。本來所謂菩薩為人性的人格化，所以把這個當神秘性的，不但誤認為佛教本意，而觀世音菩薩却於吾等人性關係特別密切。是人間的聖者，為人間的理想，所以吾人以人性的觀世音菩薩而親近佛教。「心經」的觀自在菩薩，正是發揮此義。

觀世音信仰的歷史，一言以蔽之，於前說的經典，特別散說於大乘經典中東晉時代印度的留學僧，法顯三藏的「佛國記」說：大乘徒多供養文殊，觀音塔。唐玄奘三藏的「西域記」說：大乘或密教色彩濃厚的南天竺，特別普陀落山為中心，為中天竺摩揭陀國仰光聖地，所以西曆紀元前後大乘教興起菩薩的信仰，也就是觀音信仰興盛的時代。從東晉時代起，即有此信仰，羅什譯出法華經，到隋代智者大師「觀世音經玄義」等註釋，發揮菩薩救濟的大願，構成觀音信仰的根據。五代時，以舟山島代替印度南海普陀落山為觀音道場，於是觀世音信仰成為普遍的民衆化了。西藏，蒙古的喇嘛的佛教，也是依觀音信仰，成為真言密教的一派；密教許多經典，都冠以觀音聖號。所以祈禱觀世音菩薩加被，現世得利益，並且希望未來得生於極樂淨土，故成為世間一致信仰的中心！

二、解脫救主主義

救世的觀自在菩薩，以自利解脫，利也救濟為目的，於「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即含有兩種問題，一是主體的自利解脫，一是客體的解脫救濟。「心經」的序分，於「深般若波羅密多」，係答復前者的問題，「五蘊」是答復後者的問題。

大乘佛教以自利利他為主，自他兼利的德行，就是六波羅密多，波羅密多（Pāramitā）為梵語，漢譯為到彼岸，或說度。所謂到彼岸，喻人生為大海河川，從現實此岸，達到理想彼岸的涅槃彼岸，不特要自己達到理想的彼岸，並且要一切眾生也能達到理想的彼岸，實是大乘佛教的要諦。到彼岸三字，或譯一字為度。度分為自動詞，及他動詞，若訓談度，則表示自利解脫，若讀「度

（下轉第十六頁）

「則為利他救濟的意味，以此表現菩薩道最為適當。不但從文語上現有自他兩利，即波羅密多的內容種類，也明白表示具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項的德目。無論自度，或度他，都要有如航海船筏的必要。乘此六度道德的寶筏，即能達到涅槃的彼岸。」

六度，就是自利利他，解脫救濟的德行。但『般若經』，特別是『心經』以發揮理智主義，以智波羅密多為主體。吾人的自心，是依智情意三分所成。今日發動救濟社會根本的思慮，在吾人心中，即是感情作用，在六度中，即由感情發露的布施波羅密。若依佛菩薩心說，就是圓滿純潔的大慈悲心。『般若』以發揮理智為特徵，智慧為六度或戒定慧三學最高的德行。也就是道德的結晶，一切善的行為根本。菩薩心屬六度中智慧波羅密，佛心一面以大智為自利利他的主體。『心經』的說法主及般若的行者觀自在菩薩，即觀世音菩薩異譯，就語言學上的不同，已如前說。從漢譯文學上看，如『觀音經』，以慈悲為主體時，則以觀世音菩薩最適切，如『心經』以智慧為主體，以觀自在菩薩為確當。

就智慧說：壞人有壞智，普通人有常識，學者有理論的智慧；佛，菩薩有不可思議的神秘的智慧，很容易混亂而發生誤解，所以『般若』含有多義。因神秘故，在譯家規定有五種不翻，故仍然使用原語。要以含有論理的智慧及哲學的宗教的智慧，就是般若的智慧。所謂論理的智慧，是科學

學的研究基本，對於複雜及變化現象界的事物，而有比較選擇及發見因果關係作推理判斷的智慧；這個為形而下的智，或說為相對智。所謂哲學的宗教的智慧，哲學研究的對象，是以宇宙萬有本體真理為直覺。或以宗教信仰的對象，觀悟天地神佛的真理；宇宙的本體，天地的真理，都是唯一絕對永恆普遍的存在，以此為直覺，以此為悟觀的智慧，這是唯一絕對的存在着的主觀智。依於相對智，僅限於觀察客觀複雜性的境。

三月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一、董事費	九〇〇・〇〇	一、印費	一・一八〇・〇〇
二、讀者捐助	七三五・〇〇	二、銅板紙一令	五〇〇・〇〇
三、訂費	五二〇・〇〇	三、牛皮紙一令	二八〇・〇〇
四、前存	二五二・九〇	四、編者車費	一〇〇・〇〇
共入	二、三〇七・九〇	五、郵雜費	二二二・二〇
		共支	二、二七二・二〇
		結存零幣	二、〇三五・七〇

（上接第十六頁）
羊角哀哭盡靈，到了楚國，果然做了官，而且很有名氣。不久又想到他的死友左伯桃對他的友愛，不忍獨生，於是辭去官職，回到原路，掘出左伯桃的尸身，擇吉地為之改葬，自己也就自殺了。

五、佛教的友愛 友愛，是儒家的教育，佛教是不講愛的。然則佛教都是無情的嗎？是又不然。佛的教育不講愛而講慈悲，因為有所愛，就有所不愛，所以愛是煩惱的一種，愛是生死的根苗，他把愛變化而為慈悲。慈悲與一切衆生之樂，悲能拔一切衆生之苦。愛的範圍，僅能及於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同鄉同學，或同一種族，同一國家而已。慈悲的範圍，能普及到十方世界，人類而外的一切衆生。限於同的範圍，就是有條件的愛。不限於同的是無條件的慈悲，無條件的慈悲，所以叫做平等大慈，無緣大悲。就是盡十方世界一切的衆生，我們均應予以同情的度脫。就人的立場來說：佛教徒眼光裏所看到的，年紀老的是我的父母，年紀相等的是我的兄弟姊妹，年紀比我小的是我的兒女。佛在梵網經上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更加偉大了。一切男子女人既均是我的父母，故佛教徒應該對任何人，不存有任何的仇視的心理，甚至殺害的事實。他人失去了財物，因而所受的困擾，如同我身受一樣，所以佛教徒應對他人的財物，雖一竹一木，不與不取。這些，都是佛教的偉大處，也是使我

崇拜的因素

六、我的感想 不管是儒家的友愛，或佛教的慈悲，我們在人世間，能運用到幾分之幾，則社會上馬上可以增加許多祥和之氣，並且可以減少許多天災人禍不幸事情的發生，假使更把他由家而國，由一國而至全世界，則孔聖人之理想的大同世界，不難實現。可惜人類私心太甚，祇顧其自己的國家民族，整個個人類的安寧，都待後人去努力。同時過去我曾聽說過，本監獄裏臺灣籍和大陸上來臺的難友中，曾經發生齟齬和鬭毆，釀成很不幸的慘劇。我雖不知道詳細的情形，但總有過這回事，我以為這是多餘的。我前面不是說過嗎？我們都是炎黃的子孫，通國皆是同胞，有什麼界限可分？況且都在受苦受難期中，彼此之間有什麼不能瞭解？我們從大陸上追隨政府，避難來臺的各省各縣的人都有，至少在我眼光看到，大家相逢的時候，都同鄉，同學，同事，一樣的親熱，彼此互相慰問，都覺得非常親熱，我以為這都是佛的作用和友愛慈悲的表現。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是古人的兩句七言詩，我念給大家聽，並且希望大家記住，體會到這兩句詩意，則我們朝夕所接觸到的任何一個人，就都覺到親切有味。最後我還是奉勸各位常念：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跟佛菩薩學習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可以化除乖戾，可以為精神之寄托與進展，願各位勉力！

請你承認自己是佛教徒！

今 覺

——給佛教知識青年第四封信——

佛教有着悠久的歷史，精深的教理，衆多的信徒；尤其佛教對我國的文化有着巨大的貢獻與功蹟！在佛教的懷抱中，多少人遵循佛陀的訓示減少了人生的煩惱；多少大的人奉行佛陀的教法離開了生死的痛苦；這些，難道不夠我們佛教徒驕傲與光榮！

松敏先生：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出家人是清閑自在，過着雲野鶴一般的生活，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東方還未透出晨熹的時候，就離開了溫暖的被窩；不到人們早進入甜蜜的夢鄉的當兒，不會拖着困倦的身體走上臥床；爲了不斷的在道學上精進，忙，我們同樣的都在忙着啊！

在我忙碌的生活中，偶爾發了一點露水道心，應宜蘭念佛會的諸居士之請，到宜蘭來談幾天佛法，在這期間，謝謝你的好意，你會兩次來看我，我因爲同你有見了兩面之緣，雖然很忙，但我很高興的寫一封信給你。

爲了寫這封信給你，起初對於稱呼問題，就着實使我考慮了半天，你說你在大陸上早就皈依了佛教，但現在你在服務的機關中，又不敢承認和說出你是佛教徒，恐怕給別人誤爲消極，落伍，和迷信。就因爲如此，所以我想不出怎樣來稱呼你。而你又不敢承認你是佛教徒！唉！可憐而又懦弱的你，我還是稱你做先生吧！免得這封信給別人看到要笑你是佛教徒？

先生！我給你這種思想弄得如墮五里霧中，你這種頑固的想法，真令我想不到！也是每個真正的佛教徒所想不到！

在這個罪惡的世間上，每天夜晚有多少在水銀燈下出賣靈肉的妓女，她沒有說妓女的名字，難聽而隱藏她的身份；那些流着汗出賣勞力的三輪車夫，他沒有說三輪車夫的名字，不雅而停止他的工作；你現在信仰佛教而不敢在人面前承認你是佛教徒，難道做佛教徒的都不如一個妓女和三輪車夫？你這種幼稚的思想，真叫我們每個真正的佛教徒所不能原諒！

皈依了佛教，依着佛陀的指示去做個好人，甚至做到佛，這種神聖的大事，有什麼不能向人公開？有什麼不敢明白的承認？你應該知道，信仰佛教，做佛教徒，不是信那亡國的共產主義，不是做那賣國的漢奸匪徒，別人有什麼理由要譏笑我，又有什麼理由不敢承認，先生！我請你重來想想看！

誠如你所说，假如你說出是佛教徒的話，就會給人譏笑爲消極、落伍、和迷信。但是，你不是知道嗎？美國站在人類道義上用經濟援助貧弱的國家，不是常常給蘇俄即邦讓義是帝國主義嗎？國父中山先生，爲了愛國愛人的良心激發，推翻滿清，發動革命，當初不是給人罵爲四大寇之一嗎？先生！我告訴你，一件事業，一項作爲，一種信仰，不能因爲有人譏笑，就失去它的價值！

我不是故意找出你的毛病，你這個人真是太不老實與太不坦白，而且你這樣不尊重信仰，把信仰看成不能向人講，或不敢向人講，這是多麼可笑的事！至於說到怕人譏笑爲消極、落伍、和迷信，假如你依着佛陀所指示的做一個真正的佛教徒，譏笑你的那個人才是消極、落伍、和迷信哩！才是真正幼稚而又可憐哩！

翻過了我們佛教的經典，找不出一句消極、落伍、和迷信的字眼；而考察佛教的精神，非但不是消極、落伍、和迷信，而且是積極、進步、正信的。我們不必拿什麼高深的理論來說，只要知道佛教教主釋迦牟尼出家學道的精神，也就不用胡說亂道了。我們可以從歷史上也能見到一點零星的記載，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原因，就是爲了宗教革命，社會革命，以及向個己革命。我們都知道，上古時代的印度宗教，迷信天神，邪說風行，釋尊洞悉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爲了糾正弊端原有印度宗教的迷信，如何而才創立佛教。如果佛教沒有他高深的理論，如何

能破除那些外道立足於那時思想混亂的印度？爲什麼今天能傳遍到世界各國？那些淺見的人硬要把迷信的頭銜派到佛教的頭上來，真叫人切齒痛恨！再說古印度的社會，是一個階級森嚴得非常不自由不民主的社會，婆羅門的教徒和首陀的農工，在社會上地位懸殊得有天地之別，我們偉大的佛陀，創說一切衆生平等，解放了不知多少被奴役着的人民，這種積極救人救世的不流血革命的精神，爲什麼一些無智之徒硬要說佛教是消極、落伍、和迷信？這的小我思想，爲整個的衆生界服務，我們皈依了這麼一位偉大的聖人，在鮮明的佛教旗幟下做一個教徒，學習我們教主的智慧、道德、精神，這樣能算做落伍？你是信仰皈依佛教的，你即使不勇敢的開導那些淺薄之徒，你至少也不必承認或否認你是佛教徒，先生！你說是不是？

你既然怕人家知道你是佛教徒而譏笑你，那你爲什麼又在偷偷的信仰佛教？你真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因爲你，我又想到和你犯同樣錯誤觀念的人，一定還有很多，這真是末法時代佛教極不幸的事！

佛教自從流傳到我們中國來，有着光明燦爛而悠久的歷史，有着精深博大而圓融的教理，有着成萬成億的信徒；尤其佛教對我國的文化有着巨大的貢獻與功蹟！兩千多年來，全世界人類，在佛教的懷抱中，多少人遵循佛陀的訓示減少了人生的煩惱，多少人奉行佛陀的教法離開了生死的痛苦；這些，難道不夠我們做佛教徒驕傲與光榮？你不敢公開坦白的承認是佛教徒，可見你對佛教還認識不清，還不夠有信仰的熱忱！

信仰真正的佛教不要怕人譏笑，有些人信仰一些宗教，想升官發財，想和洋人交接，這才是可笑可恥的信仰哩！做一個佛教徒而來學佛，第一就是要做一個標準的好人，做好人有什麼怕人笑的？除非他不是一個好人，他才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先生！你是皈依佛教的人，我的一片誠意，希望你承認自己是佛教徒！要說的話很多，但因為還有別事要做，再會！

三月二十五日宜蘭

聞某廠長宗教信仰改變有感

唐湘清

覺生月刊第三十三期有大法大德的「佛教徒不應如此冷酷」一文，說起某廠長的宗教信仰動搖，人生月刊第五卷三期有妙筆法師的「信心的考驗」一文，所說某居士宗教信仰改變的情形，似乎也是指某廠長而言，由此可見某廠長宗教信仰的改變，很引起佛教同仁的注意。的確，某廠長是一個知識水準很高的人，過去不僅很用功研究佛學，且曾寫過二本弘揚佛理的小冊子，善導寺護法會亦流通印刷過某廠長的著作，如果某廠長能由研究佛學而皈依三寶，對於佛教的貢獻，正未可限量。可惜某廠長竟轉而傾向基督教，我不僅為某廠長個人惜，且為佛教失去了一個人材痛。我們要承認這是佛教的失敗，為防止今後不致有某廠長第二某廠長第三第四的產生，我們要檢討失敗的原因。我們不能一味責備他人善根不夠，求法不誠，應該檢討佛教內部，究竟有什麼不足的地方？才使本來熱心研究佛學的某廠長，竟突然放棄佛教而傾向他教，筆者與某廠長曾見過數面，與某廠長談話，熱衷的更多，據某廠長幾位同事的談話，某廠長從高雄到新竹特地拜謁某法師，三次未獲一見，固然確有其事，但他棄佛向耶的原因，並不在此。據云他傾向於基督教的原因，不外下列三種：一、某廠長的太太害心臟病，纏綿牀褥，備極痛苦，有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天天到他太太的牀前為她祈禱，致使某廠長的太太極受感動。二、他的太太因此信了基督教，受了洗禮，某廠長也就跟着太太傾向基督教。三、某廠長研究佛學，執理廢事，沒有接觸到佛教的宗教氣氛。我們既認清了某廠長以上三點棄佛向耶的原因，那麼我們佛教今後弘法的方針，應該知所改進，注意下列各點：

一、祈禱菩薩保佑的靈感應予發揚 某廠長太太害着纏綿不愈的心臟病，我們佛教徒並沒有人到她病榻前去講講觀音靈感，勸她念觀音聖號，以致基督徒乘虛而入，到她病榻前祈禱上帝保佑，吸引她信基督教，這事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我們對於菩薩保佑的靈感，亦應發揚。不能認為恐或難使科學家生信，因而根本否認。法華經普門品所載觀音菩薩有求必應的經文，斑斑具在，社會上流傳觀音菩薩保佑的靈感，更有口皆碑。況且歐美科學家研究心靈感通的成績，是有進展，據拾穗月刊二十九期王師授譯的「何謂精神感應」一文，詳述歐美科學家研究心靈感通的奇蹟，可以參考，那麼菩薩保佑之說，亦可用心靈感通的原理說明之，未必難使科學家生信。所以我們以後對於受過新教育的人，用不到否認佛教有「保佑」與「求福」之說。要知我們虔誠祈禱菩薩，是使我們的心靈和菩薩的心靈發生交通，我們的心靈可受菩薩的心靈感化而向善，也不能說違反因果報應的原理。

二、如何感化女人學佛 社會上宗教信仰跟着太太走的人很多，如陳濟棠的前妻黃英女士是佛教徒，他曾是佛教的大護法，可是現在的繼室馮錫如是基督教徒，他就跟着信耶穌。又如某主席的爸爸是一位最熱心極虔誠的佛教徒，但因某主席的太太信基督，所以某主席也信基督，可見太太的感化力，爸爸趕不上。那麼某廠長的轉向基督，也就不足為奇了。印光大師早已看到眾生「太太萬歲」的弱點，所以在印光大師的遺教中，再三再四的說：「教女為齊家治國之本」，又說：「欲培植家國，當以教女為急務」。又常常說：「治國平天下之大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可是現在的佛教隊伍中，臺灣的比丘尼雖很多，在家學佛的正信佛教徒，女家實在太少。前二年我參加臺北善導寺及十普寺等地法會，看到女眾遠少於男眾，而時時路經基督教禮拜堂，門口望進去總是女子佔多，我認為這是佛教的危機。希望佛教女眾大德張清揚、楊秀和、鄧明香、楊敏儀、王青蓮女士等，能速即組織佛教女青年會，負起推動接引女青年學佛的責任，實行印光大師「教女為急」的遺教。

三、理事並重 某廠長研究佛學雖僅二年餘，

但是他很用功，求法之心，亦很殷切，所以談空說有的理論書籍，他看過很多。可是記載事實的書籍，如淨土聖賢錄，法苑珠林，高僧傳等記事典籍，他並未寓目。以致執理廢事，並無修持，沒有得到佛法的實益。還有他未曾參加過佛教莊嚴的法會，沒有接觸到佛教的宗教氣氛，因此沒有與佛菩薩感應道交的經驗，易為他教吸引而去。鑒於這樣的教訓，今後我們弘揚佛法，應當理事並重。覺生月刊三十一期有陳正實大德的「臺灣佛教改進的意見」一文中說：「在家信徒遇有會唱念梵唄讚頌的經懺師，則傾心向其學習。要是遇有講佛法的人們，竟不生欣慕」。從這寥寥數語，可以證明一般人對於宗教氣氛是如何的需要，因為佛教中的梵唄讚頌，能使人精神向上，心靈淨化，其價值不能漠視，近聞香港無盡燈月刊有「經懺佛事的新估價」一文，極有見地。最近臺北十普寺有「大悲懺懺法會」的創立，實值得大大的普遍提倡。當然我並不說理論不要緊，但應理事並重才對。

四、弘法的態度應改變 某廠長的棄佛向耶，雖並不由於晉謁某法師三次不見的刺激，但也可給他一個不愉快的印象。雖然善知識的攝受眾生，可以分為「以慈度生」與「以嚴度生」的二種，但究竟用慈還是用嚴，要視客觀的環境而定。在以前隋唐佛教的盛世，有皇帝或大臣提倡佛法，那時學佛是時髦的事，為防濫起見，不妨用嚴的態度去度生。可是現在的時代環境，今非昔比，中國人喪失了自信心，學佛信佛不僅不是時髦的事，且要受人譏笑，一個受過最高教育的知識分子能三次遠道而來向和尙求教佛法，已甚稀有難得，不能再像隋唐佛教盛世一樣，用嚴的態度去對付他了。

以上四點，是我聽到某廠長棄佛向耶後的感想，希望佛教大德們能重視這件事實，改進今後弘法的方針。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

南亭

續上期

六 成道相

於是堅牢地神，
踴躍而作證。虛空
天子，展轉而報知

堅牢，地神之名。觀佛三昧經云：

魔王問佛：汝之功德誰爲證明？佛即垂無畏手指地，於是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即時堅牢地神從地踴出，唱言我證明。魔王乃慚沮而退。菩薩既成佛已，地神報空神，空神報天神，乃至上天展轉相報，皆曰：悉達太子，今成佛道。

類蓮華而出水，

赫渙無方。若桂月

以懸空，光明洞徹

此敘事中復附以二喻之讚詞，行

文既有波折，於佛亦致尊敬之忱。蓮花出於汙泥，微妙香潔，神采難可比擬。赫渙者，光明也。方者，比類也。秋月曰桂月，古人詠月，有「月到中秋分外明」一語。夫秋月當空，若銀輪高懸，碧天萬里，淨無雲翳，遠近悉照，故曰光明洞徹。佛亦如是，

佛於衆生中，獨成正覺，相好端嚴，類彼蓮花，光明赫奕，儼如秋月。

經七日受提謂之

麤密，警以少小之

言。垂一音授賈客

之戒歸，賜與人天

之福。

如來成道，經七日來，無人供養。本行經云：有樹神告二商人——一名提謂，一名波利——云：汝可備食，供養如來，於是各獻鈔蜜。佛受之，爲說布施因果。有漏布施，福感人天，非究竟法，如教小兒學語耳！其義膚淺。然猶爲一般人所不肯爲，故曰警以少小之言。提謂受教已，更求其餘，佛又爲說三歸並授五戒。三歸者，皈依佛法僧也。佛爲能覺之人，法是所覺悟之真理與修行方法。僧者，依此方法修持而進求佛之所以覺悟也，人之一生，除擾擾攘攘以求衣食住之安足與夫名位之貴顯外，決不顧及精神之寄託，生來死去，一聽自然，而忽略其所以不生不死者。此如航海之舟，失去指南，至爲可惡。故佛法教人，初步且使皈依三寶，使性靈得一歸宿。既受三皈後，當有行動上之表示，故進一步授與五戒。五戒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邪淫者，謂不與非配

偶之人行夫妻之事也。此五戒爲做人基礎，一經受持，在自身固爲一完整人格，在社會不失爲一良好公民，在未來不絕人天之路。此爲佛教中之人乘教法，猶孔教之五常。所不同者，孔教以五常爲範圍，忠孝節義爲歸宿，俾人類各有一完善人格共趨於治平而已。佛教則使知性靈不滅，無始長存，即不愛名節者，亦畏因果律之裁判與三惡道之受苦，俾行爲有所檢束，不致作惡犯上，能無形中輔政教之所不及也。文中垂一音者，謂佛以金口圓音爲之宣說歸戒也。賈讀古，賈客即是商人。賜與人天之福者，以受戒後，則不絕人天之路也。

七 轉法輪相

既成佛已，觀所

化緣。悲二仙而不

遇雷音。喜五人而

堪從法化。

初三七觀根。佛之所以成佛，爲度衆生。衆生中根性有大小，緣亦有生熟。法不對根，緣未成熟，皆無由受度。故成佛而後先觀察所化緣緣。二仙，謂阿藍迦蘭並鬱頭藍弗。念此死已七日，嗟其不遇正法。雷音者，謂震擊發憤，喻佛之法音能驚醒長夜之迷夢也。五人者，一憍陳如，二跋提摩，三婆沙波，四阿奢輪，五摩訶

男。此五人者，乃佛初出家，父王母后二族，慮太子孤獨，遣往侍應。佛以苦行自持，無所用之，乃往鹿野苑，各自修行。佛觀此五人，根機成熟，可以化度，故一喜也。

然以塵根昧劣。

聖智淵深。順其法

，則法不應根。順

其根，則根不達法

塵根者，塵謂煩惱，煩惱之根，則貪瞋癡三毒也。人類爲三毒障蔽其靈知，故根性暗昧，而稟質下劣。佛智觀之，皆覺其不堪受度，不能接受深如淵海之佛智也。聖智即佛智，佛已親證法界性體，而此性體難可測知，故喻如淵海。即此法界性體，寂寥虛廓，沖深溥博，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以此惟佛所知，惟佛所證之法，乘性爲說，則法不能應根，難期效果。所以華嚴會上，聲聞在座，如響如應。故曰：順其法，則法不應根。至若因根說法，則普通根性所能接受者，祇三乘權教。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爲欲令一切衆生，悉皆成佛。因根說法，則至道不顯。法華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於以見我佛出世之本懷矣。（未完）

和尚的幾句沉痛話

醒 世

有一位關心佛教的朋友和我說：「今天佛教已經和社會脫節了，原因是不但說你是佛教的教徒，也是國家所不容許的。這種觀念一直到今天，仍舊存在，你教我們又怎末辦？同時因為相延成習，積重難返，社會上一般的人，不舉國朝野，人家都認爲和尚的任務是專門替人家念經拜懺，超度亡魂，除看死人送人外，其餘的都沒有和尚插足的餘地，如果在某種場合上，發現有了和尚參加，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投以驚奇的目光，噴噴稱怪！甚至遭到不好的評擊。再不說你和和尚另有企圖，尤其社會教育等處有和尚去參加，他們就認爲和尚不守本分，不做出家人應做的工作，（意旨指念經送死人）而跑進社會和我們爭飯碗，不就說和尚動了凡心，不守規矩了。」

張鐵君先生在「三民主義與新佛教的建設」（見本刊三卷第十期）一文中充滿着主張今後新佛教一定要參加政治，同時並引中山先生所說「願國家政治改良，宗教亦漸改良」和「凡國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均幸宗教有以扶植之」等語，張先生並說：「中山先生以爲宗教是應該過問政治的政治家。」又說：「佛教既然要報社會國家的恩，又豈能不過問政治，要關心國家的興替，絕對不可昂首天外，去冥想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是應該由人間創造出來，關於這個冤枉已有郭本雲居士代我們答覆了。他說：「佛教徒何嘗不想去問政治，不欲國家興盛嗎？實際上佛教徒既愛佛教亦愛國家，佛教徒

屢有建議，都被喝過洋墨水既不瞭解佛教，又帶着一付有色的眼睛，抱着成見，自以爲是前進的人們所唾棄，所不取，又何必說佛教徒不過問政治呢？」爲了這個問題（見人生四卷第一期），上生知足天的太虛大師，曾提出，和尚「問政而不干治」的呼聲，覺群週刊會爲此事出專刊討論和尚參政的問題，無奈國家不採納，徒喚奈何呢？

再說和尚不做社會事業，遭了不少人的白眼，爲世人唾罵，這種冤枉，還不會有人替我們解釋，還是和尚不肯去幹呢？這是國家不要我們去做呢？當然啦，現在因爲看到和尚不往社會上跑，他們天天罵和尚不做社會事業，如果和尚實際上跑進社會，參加一切工作，那時又不知如何的講論了，空口說白話或許讀者不相信，現將筆者自己親身經過的事，略說一二，也就知道社會是如何的苛責和尚了。三十五年我和幾位同學，不願做佛教的罪人，和社會的贅疣，創辦了一個義務小學，救濟失學兒童，純是爲了造福地方，替佛教爭口氣，在可能範圍當中，我們是盡力量爲社會服務，每天吃稀飯受苦，都想辦法辦學，吸了七八十名失學兒童，每天幾個同學按時授課，結果所得的報酬是吃力不討好內外向我們進攻，一班嘔羊僧，獅子虫，他們認爲我們如此的舉動，簡直是大逆不道，地方上喝過兩洋墨水的半瓶貨，認爲我們不守清規，不做出家人應做的工作，（念經看死人）而來辦教育，真是「狗子捉老鼠，多事」，地方主管機關，懷疑到我們有背景，另有企圖，不明不白的把我們抓了去關起來押了七八天，「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我們既出了家，而不守清規，出家人不替人家念經送死人，而辦小學，此地從來就沒有看見你們這些和尚，不守本分……你們真活得耐煩。」「理由是和和尚不應該做社會事業，做文章在報端上和人辯明是非，（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他們寫文章侮辱僧尼，我們弱者不過自衛而已）更以爲和尚走出山門向社會活動是非法的行動。罪名是和和尚不守本分，莫名其妙的加上莫虛有的罪名。總算還是佛菩薩保佑，沒有遭到生命危險，白白吃了幾天官司，受一點冤枉氣，交保候釋了事。唉！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碰見這些一少見多怪」，「坐井觀天」之輩，只有自認倒霉。筆者醒世之名就是那次起的，用作紀念。

(上接第十四版)

好和尚，他們和尚還想當官兒，發洋財哩！換句話說：好和尚決不會來當兵的，「總之：他們簡直把我們當犯了法的犯人一樣的看着，嘲笑，奚落……」盡侮辱之能事。開口你們和尚，閉口你們和尚，想出種種不堪入耳的話來侮辱和尚。筆者在軍中布教時，因為我們最高當局——佛教會——不加協助，不能使我直起腰來，挺

起胸來，抬起頭來，放開手來，高聲來，使我有恃無恐的擴大範圍，盡力的發展下去。主管機關也因你師出無名，不加重視。對一班充當看護服務軍營的和尚，也沒有特別優待，認為和尚是應該當兵的。請問：耶穌教牧師，和天主教的神父有幾個來當兵呢？他們假使真來當兵的話，政府和主管機關對他們是不是也是這樣子視若無呢？

衆生的救星

——然 心——

佛陀！

您是大地母親，

您比大地更安適衆生

，您比母親更慈愛衆

生！

※ ※ ※

佛陀！

您是大地母親，

您像大地生長衆生，

(慧命)

您像母親餵養衆生。

(法乳)

衆生的罪惡，

您唯以慈的感化，

而從不用狠的懲罰。

佛陀，

您是星中月的淨聖！

※ ※ ※

沉淪在痛苦海裏的衆生，

禁錮在煩惱牢裏的衆生，

您的誕生，

直是一艘慈航！

您的誕生，

直是救罪的使者！

——您帶來了自由智慧與自由意志

※ ※ ※

佛陀！

您是大地母親，

您的誕生，

是衆生得到了救星！

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圓山

橫豎弱者的名字是和尙，不管你

「有理也是三指擔，無理更是三指擔」

，和尚既然做了弱者，弱肉是應給強食

的，和尚不做社會事業，固然被人攻

擊，罵和尚是飯桶，專替社會造大災

，不爲國家做事業。那末和尚深入社

會做事好嗎？不行，又是他們攻擊的

對象，說你和尙不安本分，不守規矩

，既出了家而不做出家的事，跑進社

會上來做世俗人的事，那裏像個出家

人的舉動，這樣的和尚決不是好和尚

！」那末從古以來就沒有和尚當兵，

在反共抗俄的旗幟下，我們和尚熱心

愛國，獻身軍營，照理應該表示優待

獎勵呀！然而同志們反而譏笑、奚落

、侮辱、說和尚想當官兒發洋財。如

果和尚也像耶穌教牧師天主教神父一

樣的不當兵呢？那又遭到強有力的攻

擊，罵和尚不愛國，不要家，忘國滅種

的涼血的動物，可憐我們弱者的和尚

，真是鄉下人挑糞擔子，前後都是死

「屎」。總而言之

，他們的嘴巴是兩

片皮，反正都有他

們辱罵和尚的理由

。和尚也只有行忍

辱波羅密，罵不同

言，打不同手，做

任何人宰割的羔羊

。叫我們窮和尚又

有什麼方法來免除

世人無理的侮辱呢

本 期 目 錄

人類獲救之唯一途徑……東初
從佛家思想看人類新文化運動……張廷榮
關於中國佛教會的基金問題……中觀
我對整個佛教的看法……菩提
般若心經思想史……東初
請你承認自己是佛教徒……今覺
聞某廠長宗教信仰改變有感……唐湘清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南亭
和尙的幾句沉痛話……醒世
衆生的救星……心然
玉琳國師……脚夫

(上接第四頁下)

公佈，並報告分會，提出百分之六十，選送分會。省分會集合各支會捐獻的結果，向各支會公佈，並報告中佛會，提出百分之六十五，選送中佛會。

三、海外各地，由中佛會委託各地的佛教會，或寺廟及佛教各種團體，再由受託的人，負責邀集忠實佛徒協助，分區普遍勸募。由中佛會寄發捐簿，以防誤會。以五個月的時間，完成勸募工作。因為行文通書，需費時日，不比在臺便利，所以要放長時間。勸募的結果，由各地受託的團體，結集分別匯報。然後中佛會統計與外佛徒公佈，並告結束。

四、國內國外，負責勸募工作人員所需要的費用，均由捐得的款中，提出開支和償還。

最後，筆者感到：先計劃而後經濟無著，結果落於決而難行；計劃立，無能爲也！與救事急，我不信中佛會心袖手傍觀嗎？

悌

二月二十四日
在臺北監獄講

南 亭

各位難友：今天又輪流到我來爲你們講演一點佛法。一向以來，因爲事情多一點，幾乎把今天的事忘記了，剛才寫信翻日曆，看到預先的記載才想起，放下筆就來了，所以一點沒有準備。我想第一次在這裏是講的一個孝字，今天就接着孝字的後面，講一個悌字，因爲孝悌的兩個字是有聯帶關係的。如論語上說：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這不都是孝弟有聯帶關係的證據嗎？這裏孝弟的弟，後來人改作悌，以便與兄弟的弟，有個分別，古時兄弟之弟與孝弟之弟是通用的。我現在分作幾點來講這個字：

一、悌字的定義 朱夫子解釋這個字說：善事兄長爲悌。我以爲這樣講悌字，範圍似乎太狹，但古時候對於這些都似乎偏重於一邊，如責子女應孝，不責父母應慈，責妻妾應當順從丈夫，不責備丈夫也應當體貼妻妾，所以我想把他的範圍擴大一點來說。

二、悌字的範圍 若把善事兄長爲悌，改爲友愛爲悌，就是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友愛。都如三字經上說：兄則友，弟則恭，這不就是把悌字的範圍發展到兄弟兩方面嗎？孔子

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這更把悌字擴充到大門以外，而不是僅僅乎在兄弟之間了。又曰：泛愛衆，而親仁，這分明將悌字擴充到羣衆身上去了，但同時也指示了我們一個選擇的標準，就是說要愛和仁德的人親近，雖說是應當友愛羣衆，却不可和那不仁的惡人去講親善。我們再從根本講起吧，兄弟應當友愛，爲的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我們拿我國全體的同胞來說：我們不都是炎黃的子孫嗎？我們既同一祖宗，不也都是兄弟嗎？所以古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事實上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倘若尋根究底，在親朋的關係上，遠遠近近，沒有這一個與那一個沒有關係的。所以古人又說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彼此相呼，全國人無一不是同胞，既是同胞，就都應該互相親善互相友愛。互相友愛與親善，這還是就人與人之間有平等互助的義務上說，是人之情之常。人情是千變萬化的，假如你對方用友愛，而對方却對你殘忍，你將怎麼辦，這就要盡其在我，盡了我友愛的情誼，不責備對方於我如何如何，有時也許使對方受到我真诚的感化，一變而爲互相友愛。即使出於情理之外，竟不能感化，這或者是我用力未到，不然，就是對方的冥頑不靈，惟有置之而已。在這裏我引用兩個故事，來對於兄弟之間，和朋友之間的友愛，作一個軌範。

三、友愛的軌範 一，在上古的時候，有一個帝王，名字叫「舜」的，他是歷史上最出名的「一個孝子」。他的父親名叫瞽瞍，母親大概死得早，父親娶了續絃，也就是舜的後母，後母生了兒子名字叫象，也就是他的弟弟。後母多半是喜歡親生的兒子，而虐待前妻之子。父親往往都是順從後妻的意見，親生子仗着父母的寵愛欺侮哥哥的。舜的父母弟弟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們三個人，組成一條聯合陣線經常的對付舜，總想把他弄死。可是舜是一個孝子，對於這樣惡劣的環境，却毫不在意，仍然對父母唯命是從，對弟弟則萬分的友愛。他不但在孝友上做到了充分的工夫，同時於其他的美德，無一不備，因此他德行的大名，聞於全國。當時的皇帝名叫「堯」，堯帝因他的德行，聘他助理國政，並且把親生的兩個女兒配給他做夫人，命令九個兒子都跟他做學生。他的地位相當於專制時代的宰相，現在的行政院長。但他的父母和弟弟，並不因他的地位高而減少其歧視，加倍的把他看做眼中釘，非拔去不可。因爲他雖然身為宰相，回到家裏來，父親還是叫他耕田或做其他的苦工。有一次父母使他到很高的倉廩上去蓋好了廩的頂子，免得漏雨水，把糧食霉爛了。他父親在底下把梯子撤去，而且放起火來燒廩，想把他燒死，舜用簞太陽的笠，阻隔了火跳下來得免於死。後來又叫他穿井，替嫂和象共同用泥土把井填實，幸虧舜很機警，他老早就先在井中穿了一旁出

的孔，他就從這孔漏走了。瞽瞍和象都以為這一下子，總算把他弄死了，可以永無後患。所以象很得意的對父母說：弄死哥哥，是我的功勞，凡哥哥所有的牛呵，羊呵，糧食呵，都歸父母；哥哥用的干戈，彈的琴，還有瑪弓，都應當爲我所有，二嫂也應留着服侍我。父母是溺愛象的，還有什麼不從呢？於是就準備進宮去接受，誰知出乎意料之外的，象跑到舜宮裏，看見哥哥很安閑的在彈琴，這真使他難爲情煞，虧他想得出，便隨口說道：哥哥！我看不見你，心內悶得慌，所以特來看看你。舜說：好呀！弟弟！你來得好，我的政務很忙，也想你來幫我的忙，照常的招待他陪他聊天。後來有人懷疑的說：難道舜不知道，不過從來大孝的人，絕對不會於父母懷恨的，象既爲父母所喜愛，所以舜以體貼父母之心爲心，對象還是盡他的友愛，所以叫「象愛亦愛，象喜亦喜。」

四、春秋的時候，——周朝の後期——有羊角哀，左伯桃的兩個人，他二人結爲生死之交，但都很貧窮。因爲聽到說：楚國的國王很賢明，於是就籌借了川資，想一同去見楚王，求一個官職，以發揮自己的才能。不幸到了半路上，遇到連日的風雪，不能行走，一計算川資，祇够一個人的用費。於是左伯桃向羊角哀說：我的才能遠不如你，今將川資拚湊給你，你俟天晴，趕往楚國，可以得志，說罷，就鑽到一樑有孔穴的大樹內死了。

(下轉第十頁)

玉琳國師 (續二)

脚夫

三、只有一個條件

王小姐的嬌容，漸漸的憔悴。她的父母都忙著爲她請醫服藥，然而始終沒有見效；一向歡樂的宰相府中，近來都在愁眉苦臉着。

日子像流水似的過去，小姐的病却加重起來。

親戚僕婦們個個都在就心着：老爺和夫人的膝下，就生了這麼一位千金，假若小姐有個什麼三長四短的話，老爺和夫人不知是如何悲傷。而且小姐是一位最令人敬愛的人，向來大家都愛過她不少的恩惠。

老爺和夫人的心中，更是焦急異常，怎樣也想不出辦法來，只是打算小姐如果能夠好起來，即使要犧牲什麼，也都情願。

然而，小姐得病的原因，大家都還沒有摸得清楚。

後來還是夫人比較聰明，她想到小姐的病，病得非常的蹊蹺，相府中那一件不如他的意，她既沒有受寒受熱，又沒有誰敢委屈她，怎麼一病就起來呢？莫不是當中有什麼隱情嗎？不妨喊來紅紅問問再說。

夫人把丫鬟紅紅喊進了自己的房中：

「紅紅！我想你是曉得小姐得病的原因？」

紅紅嚇了一跳，趕快分辯說：

「夫人！小姐爲什麼得病，做了丫鬟的怎麼會知道？」

「紅紅！你坐下來！」夫人指着掉邊的一張椅子，慈和的說：「你這孩子到我們相府中來，我和小姐都沒有虧待你，現在眼看著小姐的病重了，你又知道我就這麼一位女兒，如果她有不幸，你想我還能活下去嗎？」夫人說到這裡，一滴一滴的淚水，不住的落在身上。

「夫人！你不要這樣傷心，我想小姐是會好的！」紅紅的眼淚也流了下來。

「天下的名醫都請了，小姐是爲什麼得病，得的什麼病，至今都不知，怎麼能說他會好呢？」夫人傷心得都要哭出聲來了。

「我想小姐得病的原因是……：……，紅紅想想又不肯說。」

「你說呀！紅紅！」

「希望夫人不要責怪小姐才好！」

「紅紅！只要她的病能够好，還有什麼要責怪他呢？」

「那麼，我猜小姐的病是因爲見了那個玉琳和尚……：……。」

紅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王夫人。夫人聽後，嘆了一口長長的氣，世間上的情愛，就是如此的害人！

夫人最後的決定，爲了救自己女兒的生命，還是去探問探問女兒的意思再說。

夫人走進女兒的閨房，坐在女兒病床的旁邊。

「兒呀！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夫人按了按女兒的額角，然後又握住了女兒的手。

「媽！謝謝你！我怕我是於人世無望了！」小姐失聲的哭了起來。

「孩子！你快不要這樣說，媽媽是最疼愛你的，只要你說要什麼，媽媽沒有什麼不歡喜的替你做到。」

小姐的眼淚更是滔滔的流着，他的一双白淨而瘦弱的手，緊緊的握住母親，說道：

「媽！我知道你是最愛我的，無如你養了我這麼一個不肖的女兒！我沒有什麼要求，我唯有想到媽待我的好處，我要請求媽的原諒，讓我來生報答你。」

「孩子！」王夫人慈和的叫着她心愛的女兒：「媽已知道你病的原因，待爸爸回來商量，媽一定要設法如你的意願。」

「你說什麼？媽！」王小姐聽了母親的話後，像是一個晴天的霹靂從頭上打來，全身像火似的在燒着。

「好孩子！你不必瞞我，媽已完全知道，剛才紅紅都同我說了，你安心，媽不是外人，做媽的還有不替女兒設想的？」

王小姐憔悴而白淨的臉上，透出了片片的紅霞。

「我對不起爸爸和媽媽，你們養了我這麼一個沒有女孩兒德性的女兒，沾辱家門，壞好名聲，實在我不配做宰相府中的小姐。」小姐一邊哭着，一邊又說着：「但是，感情是設法壓制的！」

「別的一切都不要去說了，王夫人安慰着小姐：『媽和爸爸這樣商量一下，你又無哥哥弟弟，我們可以設法叫那個和尚還俗，把他招贅在府中！』」

小姐又羞又喜，頓時身上覺得輕鬆了許多。人生的希望和幸福的影子，又在她腦中映現出來。

王宰相從朝中回來，王夫人就很委婉的把這情形和意見一一的告訴了他，王宰相聽了很不以爲然，因爲他是慣得佛教的，他想，一位師傅出家學道，不是將相做得到的，自古就有『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爲』的話，我們不能鼓勵別人去學道，反而把別人從道中拉出來，這是很罪惡的！

「佛法和良心都不能允許我們這樣做！」王宰相堅決的回答夫人。

「難道你就忍心看着女兒病危不救嗎？」王夫人又哭哭啼啼起來，宰相老爺禁不起夫人盡力的懇求，他終於嘆了一口很長的氣，答應先去和嵩山寺中的住持——玉琳的師傅——商量商量。

王宰相會見嵩山住持老和尚以後，把這一段家庭苦衷老實的向住持和尚陳述，並請住持和尚設法，使他一個和樂的家庭，怎樣才不生出意外枝節。

住持和尚聽過了宰相的話，一因宰相的權勢不便得罪，二因他知道玉琳與小姐間曾有一段孽緣，不妨借此來試試玉琳的道心，所以回答道：「老僧的意思，佛法是救人的，

不是害人的，既然宰相說要救令愛的性命，這是可以方便權宜的去，無如不知玉琳的意思怎樣？」

「老師既然肯得允諾，我們就可以把玉琳找來談談！」

住持派人去把玉琳叫了來，指着玉琳向玉琳說道：

「這位就是當朝的王宰相，因為他的千金自從見了你一次，却思念得一病不起，這個病是由於你而起的，所以宰相和我參商以後，還是要你前去醫治一下？……」

「師傅！不能！不能！」玉琳嚇得非常的驚慌，趕快的打斷了師傅的話：「徒弟不懂醫術，從來亦未學過醫術，那裡能够替人治病！」

玉琳的話，聽得他的師傅和王宰相心中都暗笑了起來。

「宰相的意思，並不是要你前去按脈開方子，他是想要你招贅在他的府中！」師傅賜了椅子叫玉琳也在身旁坐了下來。

玉琳這時候已經明白是一個什麼事。

王宰相見了玉琳清秀的面孔，儒雅風度，心中也想着，男孩子生得這樣，難怪女兒給他美貌迷得神魂顛倒，自己有了這樣一位女婿，也不算沾辱自己。他很快的向玉琳作自我介紹的說道：「寒舍也略有薄產，只要允許教小女之命，一切都是本人負責！」

「師傅！」玉琳喊着他的師傅，又看了看王宰相：「這事太奇怪了，做和尚如果不能守戒而去捨戒還俗，這本是佛制所允許的，也不算是什

麼可醜的事！但徒弟自從皈依佛門以來，至今並未越軌的行爲，我也認不得王相爺的千金。現在若要我捨戒還俗，當初我又何必出家？而且人生的生死，以及一切的苦惱，都是由於愛慾所致，徒弟怕在生死愛慾中沉淪，所以割愛辭親，離開了父母，離開了家鄉，皈依在佛陀的座下，親近師傅授教，現在怎麼能叫我拋棄了光明的大道不走，又去走那黑暗的歧途，將來那一天才能離開了這生死的大海？」

王宰相，玉琳的師傅，聽得都非常的佩服。

「師傅！」玉琳又叫了一聲：「你老人家是知道的，徒弟皈依佛門，不是爲了求人生短暫的福樂，不是爲了過清閒自在的生活。人生是非常難得的，我們不能無謂的葬送了一生，師傅也常開示我們，一失人身萬劫難。我們看這世間，一般人都都在財色名利中翻滾，他們從來就不想到自己的歸宿究竟怎樣，我請求師傅，還是和王相爺從長計較，免得使大家都在三塗中受苦吧！」

「但爲了救人的命，佛法也會方便允許的！」王宰相雖然佩服玉琳的僧格，但想到病在床上的女兒，想到滿眼含淚的夫人，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意見。

「話雖這樣說，但真這樣做了，佛教的名譽，貴府的家聲，在一般世俗看來，都有損害。個人的問題，最好是不能使大家牽累。」玉琳整了整衣領，每一句話很沉重的吐出來。

「好心都有好報的，菩薩救人，是不計世間上毀譽的！」王宰相是一個精通佛理的人。

「玉琳！還是允了吧！宰相的話說得也很對！」玉琳的師傅又跟上一句。

玉琳的心，不住的在卜卜的跳，很多的問題都襲上了他的心頭，他想師傅一向是視戒律比生命都重要的，怎麼今天又這樣方便起來？若說怕王宰相的權勢，師傅向來就是不畏權勢，愛王宰相的金錢，師傅有了錢還布施給別人用；難道自己的業障重嗎？難道自己再沒有福氣住在清淨的佛門中了嗎？

「唉！我怎麼招來這樣大的魔難！」玉琳不住的在暗暗的問着自己。

「玉琳！」師傅打斷了他翻滾在心中的思潮：「菩薩利他的精神，不是在緣背衆生的；應該隨緣化而後設法救出衆生，這才是菩薩真正的精神，你怎麼也是小家的氣派？」

師傅的法語，忽然提醒了玉琳，他又沉思了一會，身心倒反而安定下來，他胸有成竹而又很自然的說道：「師傅既如此說，那麼有一個要求要提出來。」

「你說吧？」

「只要王小姐能依我一條件，我就可以立刻答應，否則，不能救人，反而給人累了。」

「容易！容易！」王宰相搶口說道：「請問是什麼條件？只要做得到，沒有不答應的。」

「這一個條件很簡單，就是凡一切事情，小姐都要依着我，我要怎樣，他就要跟我怎樣。」玉琳很大方的

向王宰相提出了他所謂一個條件！

「夫倡婦隨，這是古人的明訓，你這個條件是應該的，我可以代小女承認。」

「我以爲尊重令愛的自由也要緊，還是問問她自己的意思吧！」玉琳這時候說話的態度，口晉，就好像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中年人。

王宰相以爲玉琳的話很對，他很佩服玉琳對事理認識清楚，一點都不含糊，他覺得自己還有這麼一位乘龍快婿，女兒有這麼一位年青英俊而有見識的丈夫，王家固然是有運氣，女兒終身也是幸福。

「老師還有什麼指教？」王宰相又向住持和尚問道。

「老僧沒有什麼話說。」

「那麼我即刻回去，馬上就派人送回音來，我可以代小女保證一定會承認這個條件的。」王宰相說罷，就起身告辭了。

「一定要小姐親口答應。」玉琳在王宰相要走的時候，又加上了一句。

「當然當然」，王宰相一點都沒有覺得難堪的樣子。

不久，王宰相就派人送回音來，說小姐已經親口承諾了。這個消息，像是一件天大的新聞，很快的就傳遍了全寺，寺中的大眾，淺見的都深深羨慕玉琳，以爲他今後榮華富貴，什麼也不用愁了，有着相當修養的又爲玉琳非常的惋惜，以爲一塊明淨的白玉，從此將要染上了斑點。

（本節完，全篇未完）

通訊一則

敬若大德尊鑒 敬啟者：頃自鄉

間回城拜讀人生月刊第五卷第三期大函多所指示，歡慰無量！鄙意「否認菩提」與「否認菩提有相」，（有樹即有相之意）其間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否認菩提」是根本否定了菩提。「否認菩提有相」，則非根本否定菩提，不過認菩提不可以形相求而已。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云：「若以色身者，則不見佛。……若以法身，法身不可見；所以者何？法身離見聞，不可取故」。如來不思議秘密大經卷第六：「所謂法身，如虛空身；非色相身」。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卷上：「我於真境界的菩提，諸見平等故。無相境界的菩提，諸相平等故。無願境界的菩提，諸行平等故。無作境界的菩提，諸行平等故。曰如來，曰實際，曰法身，曰菩提，異名同義，皆說菩提之不可以形相求，亦即尊函所云離四句，絕百非，言離言絕，言外之物，其性宛然，不道此物不可從四句中尋求，亦不可在百非中議擬而已。此與六祖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其義正同。又與尊函引古德：「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臺。」圓覺經：「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眾生。」相合。曰：「無盡藏」，曰：「實相中」，其非「否認菩提」，彰彰明正。

現在姑置勝義邊事不論，且就文字方面來說，「本來無一物」是說這個無頭無尾，非黑非白，不長不短，「離四句，絕百非」，「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怪東西，本來自性清淨，無一物可名。以其不惹一物故，所以金剛經云：「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此句乃重中，亦即總結，上文：「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一句，更進一步加以有力之說明而已。設無以上二句，則本來無一物，便覺突如其來，首尾無法相應矣。言菩提無樹，明鏡非臺，就表面看來，好像輕描淡寫；然一按其實質便見分量，簡直與秀大師真箇刀相見，是何等一舉刃險格鬪頭！打得秀大師落花流水，片甲無留！我擠以千載後之觀衆資格，猶不覺翻起大娘指，連聲說道：「頂好！頂好！」豈可以消極反擊，等閒視之！

自來教門與宗門，（吾國通稱禪宗爲宗門）手法本來不同。就教門論，佛說三藏十二部經教，吾人均不妨用流河撒沙方法，細細去數一回；究竟數得清，抑或數不清，此是另一問題，非數沙者所宜問，即明知數不清，也要盡可能去數一遭，方算盡了責任。以是之故，佛說法四十九年，我佛應該感恩。佛法僧三寶，我佛應該恭敬供養。祖師立門庭，定早晚課，說戒，參禪，念佛，持咒，度四衆弟子，使傳燈不絕，慧焰永張，我佛應該歡喜讚歎。毀戒收德，便是猶蠱。呵佛罵祖，應墮地獄。絕無保留餘地，更不許減價賤賣。至若大函所列舉，那幾句不必拘泥，那一句必須背激，那一句是六祖本懷的教義，條分縷析，纖細不遺，在演教本分上，學人極端讚佩，若就宗門立場而言，那就大大不然！所有擬議，盡是戲影門頭事，與人鬥本分無干，故一開口，就要吃棒。可憐雲祖師未曾道個，弄得七零八落，打出關外，狼狽不堪！總算維摩誘得一些消息，默然無語。不料文殊法王子，又弄聰明，說什麼善哉！善哉！此乃入不二法門，真是畫蛇添足，弄巧成拙，糟糞萬分！說到此處，我也認爲佛法是易事；祖師呵佛罵祖是多事；參禪念佛明心見性是事，胡適談佛法亦多事；大德許胡適博士談佛法更多事，學人於葛藤之上，更加葛藤，「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如此自擾擾人，罪該萬死！南無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

大函說許多公案，是否欲迴教門，難於宗門？如然，我們祇有懇求文殊師利菩薩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將這殺人不留情的寶劍，給我們當頭一下，將一切葛藤，斬得乾乾淨淨，結束這一樁大事因緣，免得再來生是生非，處處多事。如其不然？那末，「否認菩提」，還是「否認菩提有相」？「否認菩提有相」，還是「否認菩提有相」。二者之間，毫釐千里！孔子曰：「必也正名」。演教之人，正名是一件大事啊！

大作許胡適博士談佛學，分明是一篇演教文章，並不是教胡博士去參什麼「念佛是誰」？「一歸何處」？「那個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拖死屍」等類弘宗的把戲；既是演教，正名亦何可忽！偶因復論，略有所觸，用敢再抒所見，藉補前函之所未逮，草草不恭，伏乞恕罪，敬頌撰安 學人米鏡甫和南

四二、三、八燈下

朱鏡甫大居士道鑒：茲再續讀大函妙義重鑒，歡喜無量！山野前函所陳，乃就顯而論，並非如大函謂：「是否欲迴教門，難於宗門」。是則宗與教將開爲二門矣，其實，二而爲一未可分爲兩事。宗密禪師於禪源諸詮集都序：「先以十門總論宗教一致，繼以禪之三宗（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三直顯心性宗）印證三種佛教（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真心即性教），皆爲顯宗教一味法。蓋以經爲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達磨東來，因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著於名數知解，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非離文字而說解脫也。今人彼此迷源，修心者以經論爲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爲別法。開談因果修證，便推屬教家，殊不知禪正以修證爲本事；開談即心即佛，便推屬宗門，殊不知心佛正是教家本意」，此宗與教未可分也明矣。

唯關「六祖否認菩提」一句，前函盡說，本不再論。茲以大函謂：「否認菩提與否認菩提有相，其間相去不知幾千里」。其實二者同屬世俗說故；文殊師利問菩提經說：「菩提但有名字世俗故，無形無色，無定無相；無向無入無道，過諸言說出於三界，無見無聞，無變無知，亦無所得，亦無戲論，無問無示，無有文字，無

「等類，視為『弘宗的把戲』，豈但此也！如來轉法輪，一時說有，一時說空，明明說了四十九年法，最後猶說一字未說，不是把戲？以世相說，無一事不是把戲，祇是好醜不同耳。依實相論：麤言細語皆是妙諦，一色一香無非法界全體，此所以洞山答僧問『如何是佛？麻三斤也』，究不知世間猶有一法勝於此種把戲乎？古今看把戲者雖多，然真能識得把戲，不為把戲所惑者，畢竟很少。即今吾人為此一句、名言惹出如許葛藤，不也成為把戲？故山野同意大南謂：懇求文殊師利菩薩揮大寶法王劍；給吾人當頭一下，斬斷一切葛藤，「結束這一樁大事因緣，免得再來生是非，處處多事」。謹此匆覆，聊謝不敏而已。」

並頌
撰安 山野般若合什 三、十五

山野般若合什 三、十五

臺北 中國佛教會爲響應
 支援大陳前線及救濟大
 陳同胞，乃向佛教各商
 體發出呼籲，隨喜捐助食物，現款，
 布匹等項。刻已收到現款六百餘元，
 全新棉絨衣八十餘件，西藥及書報多
 種，約合九千餘元。
 又 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於
 卅六年春示寂於上海玉佛寺。三月十
 七日爲大師六週年忌辰，在臺北市佛
 教四衆弟子，特假善導寺爲大師開會
 紀念。
 又 大陸陷匪後，自由中國全體

國民在蔣總統領導下，無不日夜精進，痛改前非，日求進步。即以佛教說，臺北市經常有善導寺、十普寺、華嚴蓮社、法華寺及其他齋堂講經，佛教同人星期日到各寺院聽經，成爲習慣。有人說星期日爲耶教傳教日，刻已變爲佛教講經日。同時今日臺灣佛教刊物，已有五種之多，由此可見人心趨佛教之一班。

又太虛大師手創之海潮月刊迄今有卅四年的歷史，在國內除東方雜誌外，即算該刊爲歷史最悠久之刊物，自前年該刊主編大醒法師有病後，即行改出李刊，刻由印順法師主持，訂將恢復改月刊。現特刊號已出版，訂閱處臺北市善導寺。

又本月八日爲教主主誕辰紀念日，臺北市佛教支會爲擴大紀念，擬假臺北市第一大廈中山堂舉行紀念儀式，並準備供給同道們午餐，餐後舉行市區遊行。

該地自去冬煮雲法師蒞臨講法後，頗引起社會人士對佛教的注意。

，刻該地佛教支會爲加強宣傳佛法，特再度恭請煮雲法師在該地各寺廟講法半個月，每日聽衆約達千人以上，並有卡車在市區巡迴宣傳。此實爲臺東佛教空前盛況。

五臺山壽治和尚，刻在越南提岸新馬路尾。

我國立委邱漢平氏等訪問該地時，曾接受大乘寺性願法師

熱烈歡迎，並對該寺大眾談復興佛教珍見。

世界佛教聯誼會，於去年九月間曾在日本召集全球生之弗

教會會議，其時非律濱雖無佛教徒聯誼會之組織，但亦曾由大乘信願寺派出代表二人，即瑞今法師與蘇行三居士赴日參加佛教會議，返後復曾公推性願法師任籌備主任，近數月之籌備，現各方面都已就緒，乃於本月八日下午二時假大乘信願寺召集會員大會，舉行選舉，全數會員四百多人出席，會數達三百餘人，情緒熱熱，經選出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及各部主任六人，並通過大會章程，會議至六時，始告結束。

星嘉坡 赴錫蘭島求法之
青年法師妙欽，刻爲
星島佛教同道請留該
地講法一月云。

佛曆二五二六年四月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二年

佛曆二五二六年四月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二年

社 長 南 亭
發行人 東 初
主 編 心 悟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信昌印刷廠

訂 價	全 年
本省臺幣貳拾元	海外港幣拾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